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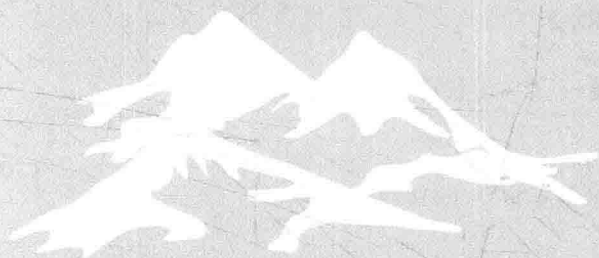


会稽山的雪

倪田金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会稽山的雪

倪田金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会稽山的雪/倪田金著.--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18.1

ISBN 978-7-5500-2660-5

I. ①会… II. ①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8977 号

会稽山的雪

倪田金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郝玮刚 陈少伟
封面设计	浙江大春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	8.25
版 次	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78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660-5
定 价	39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希望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幻，是我年轻时飘浮不定的梦。但任刚从草地站起身，伸手拉我起来时，再次告诫我这是真的，我要找的人两天前离开了他们学校。

“马宁，你如果上周来，她还在。”任刚不无遗憾地告诉我。

任刚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们同住一间寝室。毕业一年多我们没有联系，想不到这次在稽南城关中学的校门口碰上了。这位眉目清秀，理一头短发，戴一副咖啡色秀郎架眼镜的青年教师，对我的突然造访又惊又喜。

在去他办公室的路上，他埋怨我不提前给他写信。

“写信！——你不会写了？”他的稽南普通话带有越州花雕酒的味道。他话中有话，对我突然出现在他的学校一定感到十分好奇。

他的办公室，是一间由小教室改建的教师大办公室，我们进去时，里面有三五个老师在备课批改作业。星期六下午他们在办公？任刚说：“这些都是高三任课教师。”

我不愿打扰他们。我对任刚说：“天好闷热，我们去校园走走。”

校园操场边上有三棵高大的白杨树，树枝上的绿叶鲜嫩明

亮。我们在树下的草地上席地而坐。这习惯来自于师院的读书时代——双腿分叉，裆前放上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籍。那天，裆前放的是我的旅行包。

任刚还是师院读书时的性格，喜欢单刀直入，“说吧，怎么会来我们学校找夏晓丹？”他侧着脸问我。

我说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在师院，一个陌生男生找夏晓丹，会成为校园一大新闻。现在，我在任刚眼里一定是“新闻人物”。我开玩笑说：“你是不是感到很惊讶？”

“何啻是惊讶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”任刚抬了一下屁股，他在草地上重新调整位置，坐在了我对面。他眯起小眼睛注视着我，“你知道的，在师院找夏晓丹的男生都不是等闲之辈！”他迟疑片刻，狐疑地打量我，“你真的来找她？”

我环顾四周，告诉他，真的来找她，不开玩笑。任刚满腹狐疑，继而狡黠一笑，“好呀，你本事越来越大了，原来对我雪藏着天大的秘密。你不怕卢强知道了骂死你？”

卢强也是我们师院同寝室同学，是夏晓丹中学时的师兄。我说：“卢强知道我与夏晓丹的事，但我与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”

“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你马宁的城府越来越深了！”真是冤枉，师院读书时，他就认定我是有城府的人。

他随手拔着地上的小草，往空中一扬。我注意到他那双擅长洞察人生的小眼睛，开始变得有点迷离。两天前，夏晓丹被师院保卫处的老师带回学校时，他正在教学楼对面的行政楼开会。任刚双手托着下腮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想起夏晓丹被带走时的背影，

你就该知道人生会有许多谜，而看的人又似乎在梦里。”

他从草地站起身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夏晓丹前两天刚走，千真万确。你来得真不巧，你上周来或许她自己会告诉你一些信息。”

人都有犹豫的时候。两个多星期前收到夏晓丹的邀请信时，我犹豫了很久，但我不想在这里告诉任刚。夏晓丹在信中告诉我，她在稽南城关中学实习，这些天稽南的甘蔗很多，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推着小车卖甘蔗的商贩。她说：“如果你想吃甘蔗，就来稽南吧。”我当时对吃并不在意，但我确实想来实习学校看她，这是我半年前的承诺。去年秋天，她来会稽山时我说过。

任刚说：“也许正是你的犹豫，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

“也许吧，这是天命。”我想到以前任刚在寝室里常说的“天命难违”。他听了呵呵一笑。

按理说，我收到夏晓丹信的第二天，就应该出发来看她，但出发前我犹豫了，而且，不是一般的犹豫，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我是那天晚上在寝室写字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了我的鼻子，吓了一跳。鼻子红肿得厉害，小圆镜里那张我平时自认帅气的脸，被扭曲得像好莱坞的小丑。我痛苦极了。

我想大概是周末约了两个男生去爬山的缘故。从山上回来后，我的整个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辣椒。一星期后，红脸开始消退，但鼻子却发炎红肿了。

犹豫不是我的本性。年轻时的我很少有长时间的犹豫，但这次是例外。犹豫来自我挺直帅气的鼻子，它发炎红肿的样子实在

难看，我不愿让夏晓丹看到——正是这奇怪的念头，在收到她的信后，我犹豫了整整三天。第四天，我给她写了一封信，编了现在不能立即去稽南看她的一些事由。我忘了信中的具体内容。人在犹豫时容易忘掉许多事。

任刚说：“世事难料，与你犹豫无关。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事。”

是的，世事难料，正如我突然红肿的鼻子。我问：“她自己知道这事？”

“应该不知道！”任刚语气肯定地对我说，“她实习课上得多好，很有艺术，这里的老师学生都喜欢听她上课。据说她不想走，保卫处老师把她强制带走的。”

四月中旬，也就是我收到她来信的两个星期后，我才动身来稽南城关中学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在紧张处理着头痛的红鼻子。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把重要的事都记在日记上。我很感激镇卫生院的杜老中医，这是一位年近七十，头发银白的老人，一双眼睛深邃如鹰。他当时认认真真查询了我的红鼻子，用酒精药棉反复擦洗我的鼻子，然后用放大镜查看了我的鼻孔，从里到外。

他说，我的红鼻子不算什么病，山里人鼻子发红很常见，他们劳动时鼻子整日暴晒在阳光下，日久红润，习以为常。他出于医生的崇高职业在好心安慰我。事实也许如此，但我当时心情复杂，只想着鼻子早日恢复正常。他听了我的解释，笑道：“年轻人爱美，能理解。”他给我配了几帖消炎的中药。我嫌中药的疗效不够，他转过身去从药房的玻璃橱窗里取来一小坛药水。

“要不你再试试这会稽山地道的中草药水？”杜老中医诚恳地说。也许是这会稽山中药水的作用，一周后我鼻子的红肿神奇消

退。但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又坚持用了一周的药。老中医事后知道，说我人虽年轻，性格稳重，像一位中医。

现在，我后悔多用了一周的药。性格即命运，我想起了师院老师课堂上讲的这句话。

在回办公室路上，任刚回忆起一个重要细节，上星期五上午，他在校门口碰到了夏晓丹。“与今天在校门口碰到你的位置一模一样。”任刚说，夏晓丹与一个男青年从校园里出来，说是去县城附近走走。他们很客气让他推荐附近的景点。他给他们介绍了城西的西山公园和白云寺。

“那男青年长得一表人才，高个子，长脸，穿一件时尚的藏青色青年装。不像本地的城里人。”任刚神情复杂地望着我。

一位外地男青年？一表人才？我问任刚，“他多大年龄？能确认是夏晓丹的男朋友？”

任刚摇头，“在师院读书时，我们最喜欢猜测夏晓丹有多少个男朋友。”他看我一眼，诡诘道：“我也难确认你与夏晓丹到底是什么关系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以后就明白了。”我说得轻松，“校友吧，与你一样。”任刚则用疑惑的眼光看我。

我宽慰他说：“以后有时间给你详细说明，你先把知道的情况给我透个底吧。”我发现他脸上表情有点凝重。

任刚双手一摊，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，说夏晓丹这次突然中断实习，像一团扑朔迷离的谜，背后一定深藏着不为人知的事。任刚故意问我：“不会与你有什么关联吧？”

我郑重其事对他说，很想知道这背后的故事。

任刚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漂亮女生故事多，怕的是错综复杂。”

任刚应该是属于师院成功的学生，这不是恭维他。师院毕业分配在城里当中学教师的，都是成功者。

我对任刚说，自己毕业时的理想是进城当老师。一个祖辈是农民的师院学生，进城当老师是光宗耀祖的事，但我没有成功，因为毕业分配时与系里的领导吵了一架。

任刚说：“有这回事？”他吃惊的表情与师院读书时一模一样。

我说：“人生就是这样，成功的事让大家分享，倒霉的事自己咽了。”

任刚摘下眼镜，用手指按摩了一下眼眶。他说他本来有机会去县报社当记者的，那里的人生舞台更大，但最后被人“调包”了。他曾是我们班上写报告文学的“作家”，我们一个班四十个同学，有近一半人做着未来中国作家的梦。任刚在师院读书时就成名了，他当时最负盛名的是发表在校报上的微型报告文学《未来教师的校园爱情录》，讲的是我们这一代师院学生的艰难爱情。都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，但任刚发现，师院的天之骄子们在相隔一条马路的一群纺织女工眼里并不傲人，甚至若干年后也不会成为她们爱情的首选。于是，他有了惊人的预言，他在文中认为“师院学生——未来的人民教师——他们的爱情是这个民族真正自信的风向标”。据说，中文系主任读到此处拍案叫好，说他的学生“文中有思想，笔下有惊言”。我猜测他毕业分配有幸去城里中学，多少与他这篇成名的报告文学有关。

我们沿着校园林荫道一直走到校门口，任刚说：“真是天意！想不到毕业一年多我们在此相见。”蓦地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你来学校应该没有别的事吧？”当知道我来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看夏晓丹时，他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，安慰我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晚上去我家一醉方休！”

这天晚上，任刚邀我去他家。稽南县城不大，我们穿过两条小街，沿江边步行十多分钟，走过一家在县城算是很热闹的剧院，就到了他父母家。

这是城里人安居乐业的理想房子，二室一厅带卫生间和厨房，任刚说，大概三十四五平方米。找一份城里工作和在城里有这样一套住房，这是我们大学时代的理想生活。但任刚说，平时父母俩人住还行，他一回来，家就显小了。任刚的父亲是一家玻璃厂的医生，这天刚好以厂医的身份随女职工们从海岛旅游回来。他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，胖胖的脸上，挂着慈祥的笑容。父母俩见到儿子的同学，很高兴。我们一坐下，一桌丰盛的酒菜就端上来了。任刚介绍说，全是稽南的特色家常小菜，有梅干菜焖肉、糟鸡、猪蹄炖土豆、时令花生。他父亲打开一瓶珍藏多年的稽南花雕酒，不问我会不会喝酒，先给我倒满了一杯。在师院读书时，知道任刚喜欢喝酒，酒喝越多，文思泉涌。这天晚上，当主人盛情向我敬酒时，一杯酒刚下肚，我却想起了夏晓丹，想起了去年她生日那天来会稽山的事。那天是我招待她，两个人聊到喝酒时，她曾说酒的神奇在于让人暂且忘掉烦恼。现在，是酒让我忘掉烦恼的时候，但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，她人在哪里？她突然中断实习的背后有什么复杂的故事？

晚饭后我们去看戏。任刚说稽南的文化名片是越剧。但那天晚上我酒喝多了，在剧院里竟然睡着了。醒来时，看舞台上的才子佳人特别清晰。任刚说，剧情的高潮已过，故事正在接近尾声。我看出来了，舞台上的那对才子佳人夫妻正在重归于好。这是一出经典的越剧《碧玉簪》，我在农村老家看过多遍。

剧院散场后，任刚带我去江边，我们在一条石头椅子上坐下来。任刚喜欢这里临江的环境，渔火闪烁，晚风轻柔。附近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卖棒冰。他去买了两支牛奶棒冰。

“明天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他呷着棒冰问我，嘴巴里冒着丝丝雾气。

“我明天一早回去。”我现在的脑袋比什么时候都清醒。

“明天是星期天，学校有事？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学校事情很多。下周县里有语文知识统考。”任刚知道语文统考的重要性。统考后在全县排名是老师们最大的心理压力，他关切地看看我。

“有点遗憾。”他说，“本来想明天去西山寺附近走走，据说唐朝有几位诗人到过此地，那地方值得一看。”

“不遗憾。”我说，“下次有时间我会专程来的。”要说遗憾，在我心里，真正的遗憾是没有见到夏晓丹。如果她在，现在我吃的应该不是棒冰而是甘蔗。

信封是褐色的牛皮纸，信封上的单位是稽南县城关中学。信封上的字迹清秀，带一点飘逸，我很熟悉。

马宁：

近好！

你四月二日的信，今天刚收到。

读了你的来信，如释重负，谢谢你！

在稽南县实习已一个多月，从这一周开始，我兼做实习班主任，工作会很忙，除了完成实习教学，还要做实习班主任的日常管理与教育。如果你现在来，恐怕没时间陪你。若你还记着吃甘蔗的话，就待到四月三十日后，我有时间陪你在稽南看白云寺。我们的实习是四月三十日结束。但愿这段时间，你能静心读书写作。

对了，你近来写作进展如何？伯伯那儿我最近很忙，还没去信帮你询问作品发表的情况。望谅！

夏晓丹

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

又：这次我实习的班主任指导老师竟然是我的校友，他是师院八五届中文班的。昨天下午在班级里与他第一次见面，接替他做实习班主任工作。他人很好，也很热情，简单交谈中感觉与你一样，很有才华，让人喜欢。

师院毕业来会稽山中学工作，遇到的第一件让我心烦的事，是山区信件的邮寄速度。我在山里与外界的联系，是日复一日的书信往来。但山区邮寄速度很慢，有时，等不到对方的来信，我只好通过猜测加一些不着边际的想象。为此，我常一个人去溪边发呆，打发时间。一个人在溪滩上胡思乱想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信是四月二日寄出，她四月十二日才收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出于好奇，我问了小镇邮政所的一位女职工，这位来自越州城的漂亮知青，在会稽山扎根安家，她十四岁的孩子正在我班上读书。我问邮寄到稽南县城的信件一般需要几天？她说，正常时间是三天。如果遇到台风或雪天，长途客车不通，时间还会延迟。

“像这样邮寄一封信需要十多天，一定是稽南的邮局出了问题。”她十分肯定地告诉我。

从稽南回来，读到夏晓丹迟到的信，着实让我感觉意外。

从邮戳上辨认，信是昨天到会稽山小镇的。学校门卫老伯趁我不在，把信从门缝底下塞入我的宿舍。每次收到她的信，我都心跳加速，夜深人静时，还能清晰听到“怦怦”的心跳声。我照常用剪刀小心剪开信封口，并在信封左上角按顺序编号——这

是她写给我的第十一封信。我给她写了多少信？这数字我没记住，应该比她更多。我把她的来信放置在一个精致的空纸盒里，盒子里有挥之不去的会稽山茶香。

要不要及时给她回信？告诉她我去了她实习的学校？遇到了她信中讲到的实习指导老师——正是我师院的同寝室同学？

我感觉很疲倦，我把抱着头的双手一展，和衣倒在了床上。好久，我找不到能说服自己的答案。

我瘫在床上，发现自己越来越犹豫了。

三

在床上醒来时，太阳正挂在西窗的树杈上。凭经验应该是下午四点左右。

我记起来了，我是读着夏晓丹的信，在胡思乱想中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醒来的这段时光正是山里学校一天中最轻松惬意的黄金时间。下午四点，学生的课都结束了，走读回家的学生，开始在教室里整理他们的书包。这些山里学生一年四季风雨无阻，翻山越岭，他们读书的生活无忧无虑，回家的路上嬉笑打闹。有时，我会目送他们离校，直至他们的身影隐没在大山的白云深处。会稽山中学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，除了走读生，还有一部分住校学生。一些女生，会选择课后这段时间去学校边上的溪滩洗涮衣服鞋袜。住校的男生喜欢约上一群同学，在操场上打一场篮球赛。如果没有升学的压力，这段时间也是山里老师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会稽山中学有三分之二的老师，他们的家属在农村，下课后他们会赶回家，帮父母妻子在农田或山上干些农活。我在这段时间，习惯了一个人溜出学校后门，去溪滩边走走。那感觉就像一只自由的孤鸟在溪滩上漫无目的地放飞。

我喜欢在溪滩上捡一些精致的鹅卵石，或采一些新鲜的野花

带回寝室，插在玻璃瓶里。我的单身寝室在许多时候，因为有了鲜艳的野花而与众不同。是的，我那时的形象一定与众不同。除了年轻，我与许多山里的年轻人也不同，喜欢自然、喜欢游山玩水。直到有一天，学校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体育老师告诉我，说我在一些老师眼里是“一个梦游的人”时，我没有十分的惊讶。我相信他没有喝醉酒，那天晚上他在朋友家喝了酒，与我说话时用左手捂着嘴巴。不错，我那时就是一个喜欢在学校与溪滩、现实与虚幻之间寻寻觅觅的青年，一个梦游在城市与山区的青年。

我醒来后用凉水洗了一把脸。学校的教师宿舍楼在校园南边，地势稍高，站在寝室走廊上可以看到学校边上宽阔的溪滩和远处的群山。学校就在溪滩边上，站在溪滩上看学校，宛如中世纪的城堡。学校与溪滩之间是一道用石块、鹅卵石砌成的高耸围墙。围墙上还能隐约看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的“阶级斗争”“战无不胜”等宣传标语。

我从学校后门一个人去溪滩上散步。

我通常从学校后门去溪滩。出了学校后门的围墙，就有了陶渊明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感觉。我喜欢会稽山的溪滩。这种“喜欢”没有理由，许多“喜欢”都出自人的天性，这是我到了会稽山教书后的感悟。

来会稽山一年多，我养成了饭后或黄昏去溪滩散步的习惯。这也是镇卫生院杜老中医的建议。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看中医，他说我脾胃虚损，除了食药同补，适合在溪滩宽阔处散步，因为那儿空气新鲜又流畅。学校的年轻老师喜欢聊天，喜欢几个人围着

录音机听港台音乐。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，他们喜欢静，喜欢饭后坐在宿舍的走廊上下象棋，或看远山的晚霞和星空。

记得刚来学校时，我与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师们一起呆呆地静坐过。他们见我有兴趣与他们在一起，便主动关心起我的个人婚姻问题。他们拉家常聊天的功夫不错，喜欢问东问西，看似不着边际，问的都是与个人婚姻相关的选项。比如，我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，我家里的兄弟姐妹有多少。后来，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对象，甚至开玩笑，说这是会稽山唯一免费的婚姻介绍，或者说这是会稽山最好的婚姻介绍，云云。后来，我远离了他们，去了我喜欢的溪滩，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帮我介绍对象的热情，只是介绍的时间换成了白天，地点改在了办公室。这情景持续了整整一年多，在去年下半年，夏晓丹突然神秘地来到会稽山后，戛然而止。在我的日记里，详细地记载着这件事。如果有一部民间版的会稽山史，夏晓丹来会稽山可以载入史册。因为，她来会稽山改变了许多人，包括小镇上一些人对山村教师的看法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学校的老师们知道了我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在越州师院读书，而我对他们的种种解释显然是多余，他们眼见为实，然而还是继续关注我——关注会稽山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。虽然，我苦口婆心跟他们解释是我师院的校友，仅仅是认识不久的师妹而已——但无济于事。我说，她对会稽山的好奇，想到了来我们学校过一个别出心裁的生日，就那么简单。但这样的解释在学校老师们眼里显得不够诚实，他们甚至有点讨厌我的解释，有些老师竟然以为我有深不可测的城府。